

940

民主作風興

群中觀衆



新中華書局印行

目錄

發揚民主的作風	(一)
列寧論羣衆觀點	(二)
關於工作作風問題	(一八)
時時刻刻爲老百姓興利除弊	(二九)
檢查一下我們的羣衆觀點	(三四)
有事和羣衆商量	(五九)

發揚民主的作風

——節錄毛澤東同志十五大任務——

我們工作作風中的一項極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習慣於獨斷專行，而不善於啓發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於運用民主作風。當然，這是拿我們解放區的這種作風與那種作風作比較，而不是拿我們解放區與國民黨區域作比較。我們解放區是民主的地方，國民黨那裡是封建的地方，這個地方是原則上區別的。但是，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尚未學會運用民主作風，舊社會傳染來的官僚主義作風，依然存在。別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興。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爲怕碰釘子，受打擊，遭報復，人們不敢大胆提意見。這是一種很不好的作風，這種作風阻礙着我們事業的進步，也阻礙着工作人員的進步。我提請各地對此點進行教育，在黨內，在黨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風。不論什麼人，只要不是敵對份子，不是惡意攻擊，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各級領導人員，有責任聽別人的話。實行兩條原則：（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如果沒有「言者無罪」一條，並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效果。自從整風以來，我們的工作作風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稱讚的，這是光榮的。但是我們仍有嚴重缺點，我們許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風，我們一定要改正這個缺點。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麼不好的西捨不得丟掉呢？如果我們改正了這個缺點，那我們就能團結更廣大的人民，我們的事業就能獲得

更大的與更快的發展。

列寧論羣衆觀點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普察冀日報——

在各政黨中，有這樣一種理論家和領袖，這種理論家和領袖知道各民族底歷史，熟悉各種革命歷史的始末，可是他們往往帶來一種不體面的毛病。這種毛病就是所謂害怕羣衆，不相信羣衆底創造能力。在這個基礎上，往往產生領袖對羣衆的貴族態度，而羣衆雖然不精通各種革命底歷史，可是，却有破壞舊制度而建設新制度的使命。怕自發勢力盲動起來，怕羣衆也破壞得太多，想像像母一樣來照書本子教訓羣衆，却不肯向羣衆去學習，——這種心理，便是這種貴族態度底基礎，列寧却完全與這種領袖相反。

除列寧而外，再沒有碰到第二個革命者，像列寧這樣深刻的相信無產階級底創造力量，相信無產階級本能底適合於革命目的品質，除列寧而外，我沒有再碰到第二個革命者，能够像列寧這樣熱情地打擊這樣一種高傲的批評家。這種批評家喜歡批評『革命的紊亂狀態』和『羣衆任意行動的胡鬧』。我還記得，在有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曾說：『在革命以後，應該有常態的秩序』。當時，列寧以譏笑態度回答這位同志說：『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公然忘記了革命秩序便是歷史上最常態的秩序，那就免太可惜了。』

因此，列寧很輕視那一切想鄙視羣衆和想書本子來教訓羣衆的人。因此，列寧始終都勸人去向

羣衆學習，去理解羣衆底行動，細心研究羣衆鬥爭底實際經驗。

相信羣衆的創造能力，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這樣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會使他可以理解自發勢力，指引這個自發勢力底運動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斯大林論列寧）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向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羣衆的意見，並使羣衆堅持下去，如此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主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列主義的認識，或方法論。（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政治開始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羣衆底人數是千百萬——而政治即開始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不是起於幾千人所在的地方，而是起於千百萬人所在的處所，也只是在這裡，才能夠發生嚴重的政治。（關於國爭與和平的報告，選集第十三卷四十八頁）

在民衆當中，我們正如大海中的一個，只有我們把民衆所意識到的正確表現出來時，我們才能夠管理的。否則，共產黨是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的，而無產階級更不能領導廣大羣衆了。這樣全部機器亦將因而場合崩解了。（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選集第十三卷八十八頁）

我們要在工作中進步本身中來建設我們的經濟建築，其方法就是考察某些機關，在實際工作中來觀

察它們，根據勞動羣衆底總經驗，而主要的是根據工作結果底經驗，來審查它們，只有集體的經驗，只有千百萬羣衆底經驗，才能在這方面給我們以左右一切的指示，這就是因爲對於我們的事業，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那些前此在封建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內創造歷史的士等階級的幾百人和幾千萬人底經驗，還是不夠的。我們之所以不能那樣創造，正是因爲我們依靠集體的經驗，依靠廣大勞動羣衆底經驗。（在各地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說，選集第十三卷一七三——一七四頁）

雅各比……曾經說過：一個職工會底成立，比之薩多瓦戰役（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戰勝奧地利的戰役——輯者）還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這是對的。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說：莫斯科——卡桑鐵路工人，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在莫斯科組織的第一次共產主義禮拜六（無報酬的自願額外勞動——輯者），較之興登堡、或福煦、或英人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中所得到的任何一次勝利，都有更偉大的歷史意義。……對於千百萬工人之屠殺行爲，它正表現了衰老的、歷史過飽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底殘暴性。而莫斯科——卡桑鐵路工人底共產主義禮拜六，則是新的社會主義底細胞之一，這個社會將把全地球上的一切人民，從資本主義底束縛和戰爭中解放出來。（偉大的開端，選集十七卷一七七——一七八頁）

在恩格斯以前也已有許多人描寫無產階級底痛苦並指出幫助無產階級之必要，但是，恩格斯是第二個人說出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蒙受着痛苦的階級，而且是在事實上他底極窮苦的經濟狀況迫使他不得不前進，不得不爲爭取他的最後的解放而鬥爭。戰鬥的無產階級應依靠自己的力量。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一定要使工人認識他們只有在社會主義中才能得到解放。反過來說，社會主義也只有它變

成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之目標時才成爲一個力量。

『無產階級的解放，一定要無產階級自己幹。』馬克思與恩格斯不斷的這樣教我們。（紀念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第五頁）

理論底任務，科學底目的，就是協助被壓迫者階級來進行其實在進行着的經濟鬥爭。

我們並不向世界說：中止鬥爭吧——你們全部鬥爭是多餘的。我們僅僅給予世界以真正的鬥爭口號。（『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譯本一九六——一九七頁）

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的情勢與客觀的進化途徑之分析，既具有完全的科學的正確性，而對於羣衆底革命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的重要，又加以最明確的承認——個人、集團、集體和政黨，當它能發見並實行與階級發生某種聯系，其革命的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之重要，當然也加以承認——而且把兩者配合得很好。（反對抵制、馬、恩與馬克思主義，二零六頁）

馬克思曾經說過：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革命是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的節日。人民羣衆之能爲新的社會秩序底積極創造者，只有在革命的時期才表現得出來。由市民的狹小的、漸進的觀點看來，在革命時期，人民羣衆的能力，是一個奇蹟。但是就在這種時候，也還需要革命政黨的首領更廣泛地、更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任務來，需要他們的口號隨時把羣衆底革命自動性引導着前進，爲他們的燈塔，指示出我們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理想底全部偉大與光明，指示出達到完全澈底勝利的最捷近的和最直接的道路。（兩個策畧一五八頁）

羣衆經驗、羣衆覺悟、羣衆力量、羣衆領袖

我們在思想上，已經取得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沒有辦到這件事情，那就連

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這件事情離開勝利還很遠。僅僅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群眾，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幫助的立場，這個時候，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愚蠢、而且是罪惡。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群眾都站上這種立場，僅靠宣傳、僅靠煽動，是不夠的。還要有羣衆自己的政治經驗，這乃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條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彰明較著地證實了。（左派幼稚病一三四頁）

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是客觀事實。這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國會議員，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了時』的，可是問題

正在於不要把我們所認為過時的，當作階級也認為過時，當作羣衆也認為過時。由此，我們又看出『左派』不會判斷事理，不會以階級底政黨、以羣衆底政黨自處。（同上七十二頁）

工人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動的事情！如果羣衆沒有覺悟性與組織性，缺乏準備與訓練，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公開階級鬥爭以鍛鍊自身，則社會主義革命簡直無從說起。（兩個策略第十四頁）

每一個有覺悟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不能強迫農民接受社會主義，只應該依靠實例底力量，依靠羣衆對實際生活的認識。（人民委員會底工作報告，選集第十三卷十二頁）

共產黨員（如一般的在大革命的初期取得勝利的革命家）底最重大的和最危險的錯誤，就是這樣的一個觀念：單有革命家底努力，就能完成革命。恰恰相反，每一件認真的革命的工作，如果不成功，就一定要理解『革命家所能發生的作用，只是做真正有活力的和進步的階級的先鋒隊』這個觀念，並把這個觀念變為行動。一個先鋒隊，只有他能够避免與他所領導的羣衆失却聯系又能够真正領導全體群

衆前進時，才得完成他當先鋒的任務。沒有在許多不同的活動範圍中與非共產黨員成立聯盟，任何共產主義的建設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論戰鬥的唯物論底意義，馬、恩與馬克思主義，三六一頁）

『老百姓』裡面、工人和不剝削別人勞動的農民裡面，有極多的組織者天才家！資本會成天地摧殘他們，毀滅他們，拋棄他們，而我們呢？却還不會找出他們，鼓勵他們，扶持他們，提拔他們。可是如果我們以全部的革命熱忱（沒有這種革命熱忱，即不會有勝利的革命）去着手學習這種工作，我們就一定會學會此種工作。（蘇維埃政權的迫切任務，選集第十三卷一〇〇頁）

應該怎樣看待羣衆的『落後』？

誰要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他就一輩子也等不到。他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爲何物而只在口頭上說空話的革命家。

……一部份小資產階級以及落後的工人必然要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如果他們不參加，那麼，羣衆的鬥爭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同時必然把他們的偏見、反動的幻想、弱點和錯誤，帶進這種運動來。（關於民族自決權的辯論總結，選集第九卷二六零頁）

每個階級中，即令在最開通的國家條件下，即令在那個最先進的，因目前形勢而能把一切精神力盡量發揚到最高度的階級中，總是有（而且只有階級存在，只要無產階級的社會還沒有在本身的基礎上完全鞏固、充分發展起來），將來也必然有，不去思想和沒有思想能力的代表。假如不是這樣，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是壓迫羣衆的資本主義了。（左派幼稚病九〇——九一頁）

要想能幫助羣衆，並獲得羣衆底同情和贊助，便應該不怕困難，不怕『領袖們』（這些『領袖們』，由於他們是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願以大多數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和警察局勾結的

底苛求、陷害、侮辱和追究，凡是有羣衆的地方，便一定要進去工作。應當善於忍受任何犧牲，善於克服最大的障礙，以便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堅強不拔地、忍耐地在一切機關、會社、團體、行宣傳和鼓動的工作，不管這些組織如何反動，只要那裡有無產階級羣衆或半無產階級羣衆，我們就應該在裡面進行工作。……因爲共產黨人底全部任務，就是善於說服落後羣衆，善於在落後羣衆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把自己與羣衆隔開。（同上五六——六四頁）

資本主義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千百年內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分立，另一方面是職工會……無產階級聯合底最低形式，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要是一種政黨，不學會把領袖與階級、領袖與羣衆聯合爲一，成爲一個彼此間沒有隔膜的東西，它便不配這個名稱）開始發育的時候，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反動的色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習氣，暴露多少不問政治的傾向，多少頑固等等……害怕這些『反動色彩』，想避開它，跳開它，這是愚蠢不過的事情，因爲這就是害怕無產階級先鋒隊應起的那種作用——訓練、起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羣衆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的作用。（同上五六——五八頁）

勝利的保證：羣衆不怕帶槍的人

俄國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的這個事實，也表明了：最富有革命經驗的，就是革命羣衆自身——因爲數百萬人民起來援助數十個黨人——，就是實際抓住自己的創作者底喉管的羣衆自身。

……現在蘇維埃政權底勝利是全盤的，是完全有保障的。而這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之所以獲得，是因爲蘇維埃政權，從最初起就實行社會主義底嚴密的訓練，它澈底地堅決地依靠着羣衆，它認

爲它的任務，是在喚起社會上最受壓迫的最受摧殘的階層起來參加活潑的自治，是提攜他們起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創造。……

我現在將我自己所親自經歷的一件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有一次，我在芬蘭鐵路的车廂內，聽到幾個芬蘭人和一位老太婆談話。我當時不能參加這個談話，因爲我不懂芬蘭話。可是有一個芬蘭人向我說：「你知道這位老太婆講出一件何等新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不要怕帶槍的人了，他不僅沒有奪去我的乾柴，並且還幫我找了許多。』」

當時我聽了這番話，我自己就想：讓千百份報紙（無論他們名爲社會主義的或近于社會主義的等等），讓千百個非常響亮的喇叭，叫喚我們是「獨裁者」「暴徒」等等去吧。而我們知道，現在在民衆中，却高唱着別種呼聲，民衆自己向自己說：現在不要怕帶槍的人，因爲他衛護勞動者，而無情地壓服剝削者底統治。這就是人民所感覺到了的東西；因此，平常的未受教育的人們底鼓動說赤衛隊用自己的力量反對剝削者，這樣的鼓動，就是必勝不敗的鼓動，這個鼓動工作能普及千百萬的羣衆，它能够造成社會主義的紅軍，即一切社會主義者過去所力求實現的全民武裝。它將造成赤衛隊底新幹部，這些幹部，使我們可以訓練勞動羣衆作武裝鬥爭。……

蘇維埃政權，……一下子將舊法廢除了。……我們這樣就掃清了道路來創造真正的人民法庭，其方法是少用高壓的力量，而多用羣衆的實例，勞動者的威信，不用形式手續，——就是這一點會將法庭由剝削的工具變成在社會主義社會底鞏固基礎上施行教育的工具。……

勝利的保證：只有信賴羣衆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我們只知道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佔領敵人的陣地——在經驗上，在自己的錯誤上來學會執掌政權。我們明知道我們事業底困難，可是我們斷定說，只有信賴勞動羣衆之經驗和本能，切實擔任完成這個任務的人，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勞動羣衆，還會做出很多的錯誤，可是基本事情已經做到了。他們知道：他們向蘇維埃政權請求時，只會得到援助去反對剝削者。沒有一種足以協助他們的工作的辦法，蘇維埃政權沒有給以全力贊助。蘇維埃政權，不能什麼事都知道，不能什麼事都來得及按時做到，它往往不能不遇到困難的任務。工農羣衆常常派代表到政府裡來詢問，比如說，對於某方土地，他們應該怎樣處理。當我看到他們的意見不完全確定的時候，我自己本人也常常感覺困難。那時，我也就對他們說：你們自己就是政權當局，凡是你們願意幹的事情，你們就幹，你們需要什麼就取什麼，我們贊助你們，可是你們應該留意生產，應該留意使生產成為有益的生產。請你們去做有意的工作。你們會做出錯誤，可是你們定能學會工作。工人們已經開始學習，他們已經開始同意工作鬥爭。有學識的人們築起了一道圍牆，阻止勞動者前進；可是，這道圍牆會拆除淨盡。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已經有裁判人……這個裁判人就是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個裁判人底判詞，是無可抗辯的，我們始終總是信賴他。（人民委員會底工作報告，選集第十三卷十四

——二十五頁）

● 打倒知識份子的偏見，發展多樣性的羣衆競賽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並以爲『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工人和貧農，不能應付社會主義革命所加在勞動者肩上的偉大的、真正英雄的——照其世界歷史的意義上說——組織性的任

務。那些慣於爲資本家及資本主義國家效勞的知識份子，常常這樣安慰自己：『瞧吧，『沒有我們是不成的』。但是他們的傲慢的估計是落空的。有教養的人們現在已經分化出來，而轉到人民這方面來。』到勞動者這方面來，幫助打破資本奴才們底反抗了。在農民和工人階級中間，組織天才是很多的，而這種天才只是剛才開始在意識着自己，開始醒覺起來，傾向於偉大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工作，而獨立的從事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現在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的任務的話——是盡可能廣泛地發展工人以及一切一般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勞動中的組織獨立的獨創性，不論如何，一定要打破那種陳舊的、謬誤的、野蠻的、可鄙、可厭的偏見：說什麼只有所謂『上流階級』，只有富者階級或只有經過富者階級學校的人們，才能够管理國家，才能够指揮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種偏見，它被舊有的常規、保守性、奴性習慣、尤其是資本家底卑鄙的貪婪——資本家所關心的，是在管理時實行掠奪，又在掠奪時實行管理——所保持。不是的，工人將一刻也不會忘記他們所需要的是知識的力量。正如現在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在教育事業上所表現的空前未有的奮發精神，證明，關於此事，無產階級中間是沒有迷惑的，也是不能有迷惑的。但是，每一個普通的工人和農民，能够讀和寫的，能够判別人物的，和具有實際經驗的，便都能够做組織者的工作。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輕視和所取笑的『普通老百姓』中間，這樣的人物是大量的。在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中間，這樣的才能，還是一個沒有開放過的極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在『胆怯着』，他們還沒有領會他們現在是個統治的階級；他們還不够堅決。千千万萬的人民，他們畢生是被飢寒交迫而不得不在棍棒之下工作；革命不能一下子就在這些人民中間造

出這些品質來。可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力量、其生氣、其不可戰敗性，正在這裡，即十月革命喚醒了這些品質，打破了舊的障礙物，卸去了腐朽的鎖鏈，並領導勞苦大眾踏上了獨立創造新生活之路。

凡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所必需的核算與監督，只能是羣衆的。知識份子往往供給很好的意見與指導性的提示，但是要執行這個意見與指導性的提示，要實行實際的監督以求言變爲行，那就『笨拙』得可笑，可怪，可恥，而沒有能力執行了。

因之，沒有『老百姓』，沒有工人與勞苦農民中間來的實際組織者之幫助與領導作用，那是絕對不行的。『製鍋的不是神』——這句真理，工人農民要牢牢記住。……應當組織工人農民出身的實際組織者的互相競賽。應當反對知識份子所喜歡的由上確立單一形式和呆板方法的企圖，不論呆板方法或由上確立單一形式，都與民主的社會主義集中制毫無共同之點。……樣式越多，則一般的經驗越好越多；一般的經驗越多，則社會主義之勝利就越有把握迅速；因之，實踐製定最好的鬥爭方法和手段也就越容易。（怎樣組織競賽，選集第十七卷一四六——一四五頁）

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承認：以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玩弄詞句的態度來處理革命問題的遺跡，現時在每一步的工作上，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都顯露出來。譬如說，我們的報紙，對於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過去底這種腐朽殘餘，很少加以反對；對於真正的共產主義底單純的、質樸的、日常發生的、但是生氣勃勃的幼芽，很少加以幫助。試就婦女地位來說。……在女工和農婦中具有組織才能的人，遠較我們所知道的爲多，……這些人們具有處理實際事務的才能，她們能够爲着這個目的很實際地組織並吸收大量的工人和更大量的消費者，而沒有很多的空談、紛擾、喧嚷。

『關於計劃制度的廢話等等——這些東西却正是自滿的『知識份子』或未成熟『共產黨員』所『害』的毛病。但是我們却没有以足夠的關心來培育這些幼芽。……哺育和培養這些幼芽，是我們共同的首要的責任。（偉大的開端，選集第十七卷一八四——一八七頁）

群眾大會的民主與工作時間內的個人獨裁——論革命發展的三個階段

人們嘲笑『羣衆大會』，而資產者、孟塞維克和新生活派，更其常常惡意地指摘『羣衆大會』，他們只看見混亂，無謂行動和小私有者利己主義的衝動。可是，不舉行羣衆大會，則被壓迫者羣衆，就會永遠不能由剝削者強制他們遵守的紀律，轉到自覺的和自願的紀律。羣衆大會，這也就是勞動羣衆的真正民主主義，這是他們的伸腰，這是他們的向新生活的覺醒，這是他們在這樣一個活動場裡的初步，他們自己掃除了這個活動場上的有害份子（剝削者，帝國主義者，地主，資本家），他們自己要本着這個非異己的、非貴族的、非資產階級的而是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底原則，來按照自己的特別方法，爲自己的利益，去學會整頓這個活動場。正需要勞動羣衆對於剝削者的十月勝利，需要勞動羣衆自己初期討論新生活條件和新任務的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够鞏固地過渡到最高形式的勞動紀律，過渡到自覺地了解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的思想，過渡到在工作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政權代表底獨裁命令。

這個過渡，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的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知道勞動羣衆怎樣在本身上造成了革命勝利的基礎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舊

曆二月)和十一月(舊曆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驚醒和喚起那些社會「下層」，這些「下層」正是過去被那些剝削者推着向下的，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舊曆十月二十五號)以後，他們才得到完全的自由來推翻剝削者和開始細心觀察和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這些最受壓迫、最受摧殘、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都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他們隨地建立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就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的階段。

現在開始第三個階段，應該鞏固我們自己所已奪得的、我們已下了明確的、已經定爲法規的、已經討論過的、已經決定了的東西，——應該固定爲日常勞動紀律底鞏固形式。這是一個困難而最光榮的任務，因爲只有這個任務底解決，才能給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制度。應該學會將勞動羣衆底洶湧的、春潮般的、羣衆大會的民主主義，與工作時間內鐵的紀律與勞動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一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學會這件事。(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選集第十三卷一〇九——一一頁)

再三不倦地用羣衆與司法的力量剷除官僚主義的野草

現在，我們越堅決地主張無情強硬的政權，越堅決主張在某種工作過程中，在某種純粹執行的職能方面，實行個人獨裁制，則我們便越應該有越周到的由下而上的監督形式和方法，以杜絕惡化蘇維埃政權的任何可能性，再三不倦地剷除官僚中心的野草。(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選集十三卷一二

五頁)

爲了反對官僚習氣，爲了更能有成效地發現濫用職權，並爲了揭露及排除混入蘇維埃機關裡來的不良公務人員起見，特規定以下的條例：

每個蘇維埃機關，爲了使人人不用通行證都可入內起見，不僅在其辦公室裡面，而且在外面，均須張貼接見公衆日期與時間的規則。會客室底佈置，務須使人得自由入內，決不須任何通行證。

每一個蘇維埃機關，都須設置一本來賓登記簿，以便以最簡略的形式，將來者姓名，意見要點及接洽事項登記下來。

星期日及假日，亦須規定接見人民的時間。

在接見人民時，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公務人員有權出席，並負有隨時巡視接見、檢閱來賓登記簿、編寫關於巡視、檢閱來賓登記簿，以及公衆質問等報告之義務。

勞動、國家監察、司法等人民委員部務須在各處設立問訊局——須將辦公日期和時間，通告人民。同時，一切人等皆可自由進出，無須通行證，亦不須交納費用——即星期日亦須辦公。

這些問訊局不僅須答覆人民一切詢問——口頭的或書面的，並須替不識字者及不會寫明白的陳訴書者，免費代寫書面的陳訴書。凡允許參加蘇維埃的一切黨派底代表——未參加政府的各黨尤須吸引參加——以及非黨的職工會和非黨的知識份子聯合會底代表，均須吸引參加這種問訊局的工作。（蘇維埃機關行政條例草案，選集第十七卷一九七——一九八頁）

我會經……將……有關官僚習氣的一些驚人的文件，送給你們，這種官僚習氣，特別是在莫斯科及中央各機關中，乃是一種最普通的事情。因此，在反對這種官僚習氣的鬥爭上應予以更多的注意。